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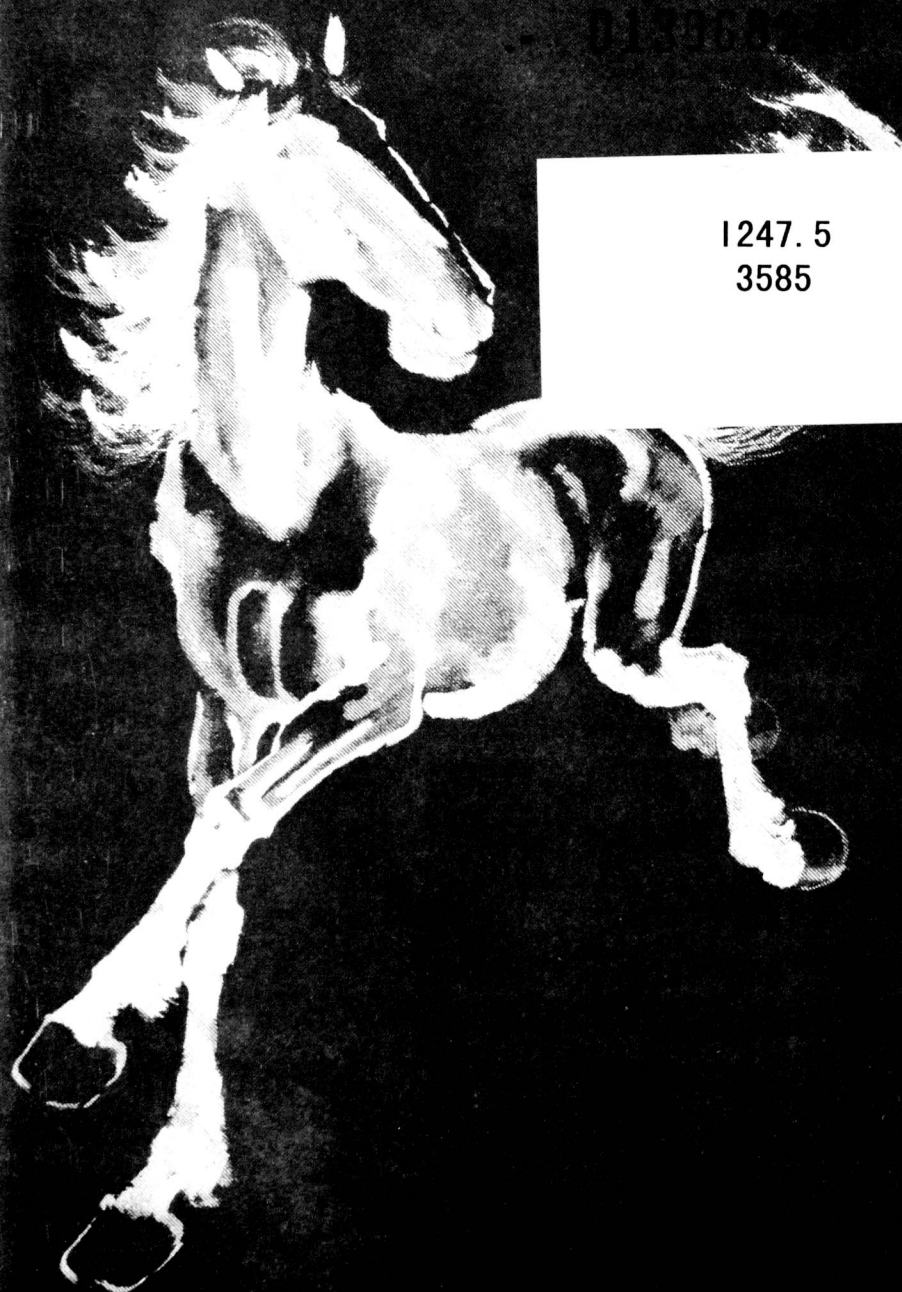


# 白馬寺傳奇

王中一 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247.5  
3585

# 白馬寺傳奇

王中一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马寺传奇/王中一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80-7585-3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1282 号

---

## 白马寺传奇

---

作 者 王中一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 序 言

# 倡导和谐文化 弘扬千年传承

当金黄色的阳光照亮大地万物的时候,人类的憧憬借助着古老的文化凝聚成了历史的永恒。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古老文化融会贯通的历程中,人类形成了共同的希冀和向往——追求理想净土、极乐世界,没有贫穷困苦,没有嫉恨仇杀,民众炽盛,谷米丰登,百鸟幽鸣,流泉潺潺……

1933年,一位西方作家根据盛传在印度与中国的民间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一片人间乐土隐藏在西藏北边的美丽山谷之中,与外界隔绝,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现在,我手中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与之角度不同,故事不同,虽然名叫《白马寺传奇》,却并未从正面记述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而是以战争开始,以和亲结束,在家仇国恨的恢弘历史背景下,通过东汉初年一段爱情、复仇、道义、追杀、凶恶、慈善的交织融汇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年轻的主人公从玩世不恭到敢于承担家庭、社会责任的思想蜕变和心路历程,客观真实记录了佛教从古天竺第一次传入华夏大地的艰辛历程和划时代意义。故事讴歌了长城内外各民族同胞血浓于水,渴望和平和睦、统一复兴的良好祝愿,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华夏大地终将趋于和平鼎盛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至今难以想象,隔着飞鸟难以逾越的世界屋脊,一种异域文化奇迹般地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真正的奇迹是,它在陌生的古老土地上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扬光大。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途经大漠、草地、湖泊、雪山,那些顽强的脚印,殊死的跋涉……如同历史一般厚重,被后人永久铭记。

佛教传入中国,对世界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大事件,少而又少。

蓝天还记得,大地还记得,两种文化的交融,让中国从此不同,让亚洲从此不同。

清晨,湛蓝天空的云朵随风弥散开来,幽静地飘过白马寺的上空。大殿里传

出的梵音古乐和诵经声音越来越洪亮,当远处众多的善男信女慢慢向这里聚拢的时候,房檐下的风铃也轻轻舞动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佛教灿烂辉煌的时光舞台上,白马寺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延续的经典教法、文化脉象、坚韧精神所走过的漫长独特的发展历程也颇为传奇、曲折。今天,在白马寺的大小殿宇中,您都能看到虔诚的身影,人们用恭敬的行礼彰显了信仰和思想的不平凡。

今夜偏知夏气暖,虫声已透绿窗纱。翻阅古老文化,每一页精彩的记载都让世界动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元素的融合下,时代赋予了佛教崭新的风貌。中国佛教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是历史上形成的客观存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其蕴含的济世理念和深厚历史意识是超越社会变迁的,是沟通思想情感的特殊纽带。中国佛教作为华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凡的历史传承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科学认识价值、社会和谐价值。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人类前行的道路,往往没有既成的足迹可寻;思想辉煌的传承,始终以坚持为方向。心灵隐藏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奔着一个神圣的目标,本身就积攒了太多太多恒定的信念和坚韧的精神。梵音袅袅的中华佛教祖庭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两千年的诵经和祈福,两千年的发展和延续,让人们白马寺充满了一种神秘感,更对白马驮经的传奇故事充满了好奇。那么,古老的白马寺是一种充满了何等佛教艺术魅力的文化符号呢?东汉时期少为世人所知的异域文化脉象是如何传奇般地从古天竺翻山越岭来到华夏的呢?请您翻开这部长篇历史小说,静静地品读吧。

张汉兴

2013.2.16

(中华慈善总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科学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 目 录

---

第 一 章	大漠冤情 .....	1
第 二 章	西天取经 .....	25
第 三 章	墓地遇险 .....	41
第 四 章	巧遇蔡鹏 .....	62
第 五 章	西域风情 .....	84
第 六 章	邂逅高僧 .....	118
第 七 章	汉匈和亲 .....	156
第 八 章	梅儿出嫁 .....	194
第 九 章	白马禅寺 .....	225
第 十 章	逼宫谋反 .....	247
第 十 一 章	诛灭楚王 .....	275

## 第一章 大漠冤情

蔡愔一马当先，带着一万先锋军在草原上疾驰。

蔡愔坚信：父亲蔡广利是在战场上被楚王陷害才做了北匈奴的俘虏。他心中明白，只要父亲不死，北匈奴呼延王一定会留着作为与大汉朝廷谈判的筹码。蔡愔只有一个心愿——找到父亲，澄清事实。

“幸运”一词不该用在蔡愔身上，因为他的心中有一团复仇的怒火，火焰烧透了他的胸膛，烧得两腿不停地夹击马腹，甚至副将湖斜尸逐侯鞬单于的骑兵无法跟上他风驰电掣般的速度。

统领南匈奴联盟的湖斜尸逐侯鞬单于（公元63—85年在位），是南匈奴联盟融入大汉以来的第六代单于，俗称南单于。在汉军与南匈奴骑兵联合与北匈奴作战的时候，大家共同把北匈奴人称作“北虏”。

这天夜晚，蔡愔率领先锋军骑兵在奔驰，副将南单于大声喊：“蔡郎中，天黑了，不能再前行了，说不定会有埋伏。”“郎中”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小官职，属于在皇宫大院跑腿打杂的那类。由于父亲蔡广利“叛降”北匈奴，蔡愔的奶奶、母亲被抓捕入狱，没被砍头已属幸运。逃难数月的蔡愔隐姓埋名返回洛阳参加比武取得了名次，博得了汉明帝刘庄的欣赏，还得到了龟兹国进献给汉明帝的西域宝马“雪里飞”，蔡愔却也暴露了身份被抓捕入狱，胸口还被楚王刘英恶狠狠地烙印了“囚”字。后来，司徒傅毅百般劝谏，加上西域战事急需人才，汉明帝刘庄封了蔡愔一个小小的郎中，让他到前线戴罪立功，以自己的功名换取奶奶、母亲出狱。

蔡愔拉住了缰绳：“吁！”

副将南单于也拉住了缰绳，命令道：“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大家围着篝火休息，蔡愔将自己的雪里飞牵到一片草多的地方，怜惜地说：“伙计，好好吃草吧，明天还要赶远路呢。”

蔡愔拎着干饼和水囊朝着篝火走了过去，南单于一边吃着一边对蔡愔说：“咱

们出了高阙塞，一路斜插过来连续狂奔了六十多天，前边就是天山了，再有十多天，就能赶到山边了。”蔡愔拿出自己的干饼，坐下来叹息说：“我怎么越追越没有信心啊，你说咱们途经了那么多小国，怎么连个呼延王的影子也没见到呢？”南单于说：“你是不是认为西域诸国可能藏匿了呼延王？”蔡愔咬了一口干饼，说：“我只是猜测。”“若是小股骑兵，可能会被藏匿。呼延王跟着中军大营呢，尽管作战能力不强，可是辎重太多，光是牛车怕是就有千辆之多，一般的小国是藏匿不下的。”南单于说道：“而且，西域诸国都知道我们十几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谁还愿意跟呼延王站在一条线上啊？西域诸国的国王骑在墙头看风向的太多了，谁的势力大就跟着谁跑。”“单于说得有道理。不过，咱们虽说有一万骑兵，可是跑起来是一条线，如果我在前边带队跑偏了，后边就都跟偏了，如果再这样没有目标地追下去，咱们能追上呼延王吗？”“说不准啊！咱们只是猜测和判断大致的方向，西域这么大，咱们轻骑快马，或许已经超过了呼延王也很难说。”“你的探马有消息吗？”蔡愔问。南单于笑了：“我的小先锋，你真会说笑，咱们跑得比苍鹰飞的还快，这不是刚刚停下来吗？探马也刚刚放出去。”

蔡愔喝了口水，说：“我觉得如果呼延王从玉门关向北逃窜，应该就是这条路线。”南单于说：“你说得很对，大致方向是对的，只是看我们能否有缘与呼延王相遇了。”蔡愔将手中最后一口干饼塞进嘴里，说：“你是说，咱们如此玩命地狂奔，还有可能见不到呼延王？我来西域一趟，不经历战场我不甘心。”南单于说：“你就是立功心切……你以为刘皖、窦固他们就不想遇见呼延王，就不想杀敌立功？可是，从大汉以来，从西域空手而归的大汉将领多了。西域这么大，两只数万人的军队碰不着面儿太正常了。何况，呼延王几乎是由南向北，咱们几乎是由东向西，即使路线相交，可是只要错开半天时间，可能就永远见不着面儿了。”“那是为什么？”蔡愔问。“因为大家都是骑兵，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比方探马来报，说前方二十里地有一股敌军，可是等你骑马赶到，那股敌军早就没影儿了。没有人会待着不动等着你去厮杀，这与你们大汉攻略城池大不相同啊。”

蔡愔想了想说：“明天我就不等你了，你们的马跑得太慢。”南单于赶紧一把攥住蔡愔的手臂，说：“哎，那可不行，你已经被削去发髻关了一次禁闭了，主帅大人命令我看着你的，就怕你逞强好胜。”

蔡愔笑了，晃晃手中的水囊说：“我去把它挂好，行吗？”南单于松开了手，蔡愔站起身来将水囊挂在马鞍上，又回来坐下，说：“明天你只要能跟得上，就跟着



呗。”南单于急了，指着蔡愔的鼻子说：“我可警告你啊，我不管你那匹白马是不是从大汉皇帝那儿借的，你万万不可冒进，万一遇见敌人，你单枪匹马只会是自投罗网。”蔡愔笑着说：“好的，好的，我遵守承诺还不成吗？”南单于无奈地说道：“你得记住我们是群体，群体你知道吗？在西域大漠，再凶猛的老虎也斗不过狼群。”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喊：“北虏人来了！”

南单于往远处看过去，夜幕下黄沙漫天，眼见是大股部队在冲锋才会产生的景象，赶紧扭头大喊：“全军上马！准备战斗！”蔡愔立刻跑向“雪里飞”，飞身上马，摘下长枪，催马向前：“来吧，大爷我等了三个月，还没有找到练手的靶子呢！”南单于刚刚排好阵形，敌方的骑兵就相差不到一百米远了，南单于大手一挥，一万骑兵呐喊着发起了冲锋，眨眼间双方对了脸，无数的马匹交叉而过，无数的士兵被迎面而来的敌人挥刀砍翻，落下马来，直接被马蹄踩成了肉饼，箭雨、血肉，到处飞溅，双方战在一起，厮杀得如同乱麻一般，到处都有火把在晃动，乱得几乎认不出是敌是友，只能尽量地护住自己，挥刀砍向对面。

很快，汉军右路军主将刘皖的四万余增援部队赶了过来，北匈奴部队撤离了。血战进行了大半夜，无数的生命被战争机器搅得粉碎。蔡愔、南单于、刘皖凭借人多优势，又都是和对方一样的骑兵，理所当然地赢了这场夜战。

终于天亮了，看着士兵们在打扫战场，南单于忽然想起了什么，四处寻找，大喊：“蔡愔！有谁看见蔡愔了？有谁看见蔡郎中了？”一个士兵说：“他刚才一直在打听哪里是西北方向，好像追踪敌人去了。”南单于懊丧地说：“嗜！一会儿没看住，他就……单枪匹马做不了大事的。”

这时，背衬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单枪匹马的蔡愔骑着一身雪白的战马“雪里飞”在宽广的草原上疾驰，那么的自由，那么的爽快，再无军纪的约束，再无同伴的劝阻。黄昏时分，蔡愔骑马来到了一座土坡前。他抬头看看天色已晚，跳下马来，抚摸着“雪里飞”的鬃毛，说：“伙计，又是一天过去了，我们一定是把敌人追丢了，不怪你，只怪我第一次来西域，方向判断不准。好了，你该休息一会儿了，等找到草原上的大河，我一定为你好好洗个澡。今晚，咱俩就在这里过夜吧。”蔡愔点燃了一堆篝火，坐在火边啃吃干饼，“雪里飞”自顾自地在一旁吃草。忽然，蔡愔仿佛听到四周有敌人的喊杀声，兵器的撞击声。他站起身来，朝四周望望，什么都没看见，知道自己产生了错觉，这是初上战场紧张所致。幸好，刚满二十岁的蔡愔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性格，吃饱喝足躺下就睡着了。

日出时分，“雪里飞”发出两声嘶鸣，躺在草地上的蔡愔懒懒地睁开了眼睛，望着雪里飞说：“伙计，你一定自己先吃饱了，叫什么叫，我还不饿呢。你真了解我，一定是急着赶路了。”远处似乎传来嘈杂的马蹄声和车轮声，蔡愔慢慢地坐了起来，支起耳朵听了听，好像还是错觉。蔡愔摇摇头站起身来，走到雪里飞身边，从马囊中掏出一块干饼咬了一大口嚼着，正准备取出水囊喝水，忽然，听到了天空中苍鹰的鸣叫。蔡愔抬头望着天空中几只盘旋的苍鹰，知道附近一定有车队通过。他连忙伏在地上，借着大地的传导，听到了较为真切的马蹄声。

“难道是南单于他们追上来了？”蔡愔快步登上了土坡，放眼望去，就在土坡的另一面，军旗猎猎的北匈奴中军大营正在北撤，成百上千辆牛车挤在一起，在草原上狂奔。损坏的牛车四处遗弃，受伤难行的百姓被就地杀死。

眼前的场景，让蔡愔浑身汗毛都要竖起来了，蔡愔自言自语道：“中军大营？呼延王的中军大营？难道他们整个夜晚都在悄悄撤退？”蔡愔一阵狂喜，猛地扔掉了手中的干饼，双手围在嘴边，大声喊道：“呼延王，爷爷蔡愔来了——”

蔡愔转身冲下土坡，飞身上马，向北匈奴中军大营冲了过去。几名北匈奴骑兵前来阻拦，被蔡愔纷纷挑落马下。一位北匈奴将领冲着中军大营队伍大喊：“快！快！不要停下。”

为了掩护中军大营，这位北匈奴将领主动出面与蔡愔交手——蔡愔力挺长枪，北匈奴将领舞双叉，两人交手数十回合不分上下。北匈奴将领收起双叉：“本王叉下不死无名之鬼，请对面这位小将报上名号。”

蔡愔不屑地说：“少废话！要打就打，报什么名号？”北匈奴将领说：“年轻人，不要太过狂妄，若不是本王欣赏你的武功，一阵箭雨早就要了你的性命。”蔡愔说：“万里大漠皆为大汉管辖，你为何张口闭口妄自称王？”北匈奴将领不服气地说：“我乃北匈奴呼延王，千里大漠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大汉与我何干！”

蔡愔万分惊讶，心中怒火升腾，头发竖立，浑身痉挛，仿佛血管即将爆裂：“你就是呼延王？我乃汉军右路军先锋官蔡愔，我找的就是你。六十天来我长途奔袭、死追不放，就是为了救出我父亲。”呼延王明白了，说：“你就是大汉朝比武冒尖的小将蔡愔？本王并不隐瞒实情，你爹还活着，而且就在我的大营。你放心，本王会释放他的。”蔡愔用枪指着呼延王说：“你在要挟我？”呼延王哈哈大笑说：“拿一个俘虏的性命要挟你，那会玷污了匈奴人的声誉。本王的双叉一样可以战胜你，若是捉了你们父子，那才爽快。”蔡愔挺枪催马：“那就来吧，爷爷我早就手痒

了。”

双方又战数十回合,尚未分出胜负,毕竟年纪不饶人,呼延王渐渐体力不支,额头冒出了汗珠。远处,北匈奴中军大营早已不见踪影,留下的只有烟尘,还有一些损坏遗弃的牛车。蔡愔非常着急,也急于见到父亲,心情格外亢奋,越战越猛,唯恐唯一的机会再次失去。他庆幸自己有机会直接面对赫赫有名的北匈奴呼延王,并且与呼延王交手,这是其他两路大军将领日思夜想都不能得到的机会。而且,北匈奴的将领都在其他地方各自作战,中军大营附近没有将领过来阻拦蔡愔,现在的呼延王已经年迈,不再是年轻小伙儿,或许,蔡愔还有生擒呼延王的可能。就在蔡愔暗自高兴的时候,正在转移的北匈奴大营之中返回一匹白马,马上的年轻姑娘冲到两人面前,对呼延王说:“父王先走,让女儿收拾了这个小厮。”

这位年轻姑娘就是公主蓉儿。呼延王嘱咐女儿小心谨慎,拖延时间即可,不必与蔡愔恋战。呼延王说完,自己转身追踪中军大营去了。

蔡愔急了,大喊:“呼延王休走,我要为我父亲报仇!”

公主蓉儿举起马刀拦住了蔡愔:“蔡愔莫要追赶,还是快快寻找你爹去吧,他就在附近的某一辆牛车上。”

蔡愔根本不信:“不可能,呼延王一定把他带走了。”

“若是不信,那就只有动手了。”公主蓉儿直逼蔡愔而来,不得已,蔡愔只有放走呼延王,挺枪与公主蓉儿战在一起。公主蓉儿使用的兵器是再简单不过的北匈奴马刀,然而,一柄马刀到了她的手中如同长了翅膀,上下翻飞,晃得蔡愔眼花缭乱。蔡愔与她足足战了数十回合,无法取胜。

这是蔡愔第一次与女人如此交手,他很不习惯,也不忍心下狠手,但又不得不战,否则,难以继续向前追击北匈奴中军大营,也没有机会寻找自己的父亲。终于,公主蓉儿露出了一个破绽,蔡愔用力横扫一枪,公主蓉儿用刀磕挡,俯身躲过枪头。蔡愔无法扫倒公主蓉儿,只得半道儿将枪头拍向战马的屁股。战马受到痛击,前蹄猛地跳起,将公主蓉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公主蓉儿扔了马刀,一个鲤鱼打挺儿在地上扎步站稳,将大拇指和食指放进嘴里,一声唿哨叫住了本想逃跑的战马。

“偷鸡摸狗之术!打不过,居然欺负我的战马!”公主蓉儿十分生气。

蔡愔并不答话,直管挺马上前,公主蓉儿没有了兵器,就近从地上拔出一支箭矢向蔡愔投掷而来,蔡愔左手一把抓住箭矢,右手挺枪指向公主蓉儿。公主蓉儿

不愿束手就擒，情急之下从背后抽出一根竹笛，犹豫了一下，向蔡愔投掷而来。蔡愔不知蓉儿使了什么暗器，侧身躲闪，扔了箭矢，一把抓住竹笛尾端的红穗，就在这个空当，公主蓉儿就地一滚，顺手握住自己的马刀，然而，当她刚刚站立起来，蔡愔的枪尖再次指向她气喘吁吁的胸口。蔡愔大声说：“我从不与女人争斗，也不想拿你交换我的父亲，你走吧，我只要你告诉我，我父亲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被男人的枪尖逼迫在胸前，公主蓉儿面红耳赤，看到父亲呼延王与大营已经走远，自己掩护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她缓缓地说：“我以匈奴人的正直保证，他就在附近。我们没有杀他，你自己寻去吧。”

蔡愔移开枪尖，公主蓉儿牵过战马骑上，转身落荒而逃。蔡愔刚要扔掉竹笛，忽然，他发现这根竹笛十分眼熟，再定睛细看，果然上边刻了“蔡洪畴”三个字，这是蔡愔爷爷的名字。很早以前，爷爷蔡洪畴在征战的空隙制作了这根竹笛，并且刻上了自己的姓名。后来，在家赋闲的爷爷就把竹笛送给了大孙子蔡鹏。竹笛一端系着一缕红丝穗线，那是在蔡鹏本命年的时候奶奶系上的，说是吉庆辟邪。

哥哥的竹笛怎么会落到匈奴人的手中？难道在长安做买卖的大哥曾经与北匈奴交过手？难道大哥出现了意外？难道大哥投降了北匈奴？难道大哥娶了北匈奴女子？蔡愔想了半天也找不出答案。

背后战马嘶鸣，南单于赶到了。南单于立刻埋怨说：“你个蔡愔，你怎么擅自离队？”

蔡愔将竹笛插进了马囊，说：“来不及解释了，我刚刚战败了呼延王，呼延王已经逃走，你们赶紧去追。给我留下几名士兵即可，我要寻找我父亲，他被北匈奴丢弃了，就在附近。”

“啊？你说你自己……一个人跟呼延王交过手？”南单于明显不信。

“你爱信不信，错失了战机，你就自己去领罪吧，不跟你说了，我去找我父亲！”蔡愔懒得争辩。

情急之下，南单于只得暂时放过蔡愔，转身向汉军士兵们喊道：“你们之中，有谁见过蔡广利大将军？”

“我！我见过。”两名汉军士兵举了手。

南单于命令：“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追击！快！”

南单于率领一万先头部军走了，蔡愔和两名汉军士兵在遗弃的尸体中寻找蔡广利。蔡愔骑在马上四处转悠，凡身材符合者不论活着死去，一律上前辨认一番。

忽然，他看见一辆倾斜一条小水沟旁的牛车，上边躺着的人奄奄一息。蔡愔觉得，此人非常像自己父亲，于是将长枪扎入泥土，下马扑上前去，慢慢撩起那人面颊的乱发，果真是父亲蔡广利。

蔡愔轻声呼唤：“爹……我是蔡愔……我是你的小儿子蔡愔……我来救你回家……”

遍体鳞伤的蔡广利面无表情，嘴角微微动了几下，一颗泪珠从眼角滑了下来。蔡愔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模糊了双眸。大半年来，他对见到父亲的渴望、对父亲是否存活人间的猜想、对自己家庭遭遇的委屈都化作了两汪泪水，一下子迸发出来，沾湿了衣襟。他将蔡广利扶了起来，两名士兵找来衣被垫在蔡广利身下，与蔡愔一起将牛车拉出水沟。可以看得出，公主蓉儿并没有杀害蔡广利的念头，否则，他不会活到现在。或许，她认为蔡广利不会再活太久，懒得动刀。又或许，公主蓉儿故意丢弃蔡广利，以吸引蔡愔，延缓汉军先锋部队追击的速度。

不一会儿，主将刘皖率领大军赶到了。刘皖大声责问：“蔡愔，身为先锋官，你不追击敌军，在这里做什么？”

与蔡愔同岁的刘皖是楚王刘英的儿子，此次来到西域，他还肩负着打探被呼延王俘虏的蔡广利线索的任务。楚王刘英吩咐他，一旦发现了蔡广利，必须伺机杀死他，不能让他活着回到中原。听说蔡愔在乱军之中找到了蔡广利，刘皖非常吃惊，眼睛里闪过一丝杀机。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蔡广利身负重伤却残喘不死，为什么生性凶残的呼延王对蔡广利网开一面？

蔡愔捡起一件破衣服盖在蔡广利身上，吩咐两名士兵：“你们把他护送到中军大营，面见主帅傅大人，我们继续追击。”

“驾！”蔡愔上马走了。刘皖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杀死蔡广利的机会，索性向蔡愔的背影儿喊道：“兵法上说穷寇莫追，我们追到山下即可返回。”说完，催马跟了过去。

一轮圆月高高挂在京城洛阳西南方向的夜空，汉明帝困意难耐，独自在南宫寝殿的床上睡着了。

汉明帝刘庄，生于公元28年，是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东汉第二代皇帝，字严，庙号显宗，母亲为阴皇后。公元43年（东汉建武十九年），刘庄被老爹刘秀立为皇太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公元57年（中元二年），

刘秀驾崩。公元58年(永平元年)戊午,刘庄即皇帝位。

这一时期,游荡在北方大漠的匈奴人逐渐猖獗起来,他们早已忘记了180年前被卫青、霍去病痛击的教训,更忘记了汉宣帝时期,汉军对塔里木盆地建立了绝对的控制权。匈奴人知道,在经过王莽篡政之后的西汉政权更迭,朝廷根本无力顾及北方大漠,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于是,他们时常南下劫掠大汉边寨,不只财物牲畜,还将大汉百姓一并押走作为奴隶。这期间,估计唯一能让汉明帝欣慰的就是大汉朝廷成功离间了匈奴联盟,通过怀柔政策笼络了与大汉交好的八个匈奴部落,俗称南匈奴。南匈奴部落集体反对北方的蒲奴单于,他们彻底归顺了大汉,不仅服从大汉朝廷管辖,而且常常配合大汉军队阻击北匈奴南犯。

然而,北方的蒲奴单于卧床不起,导致属下的诸王纷纷暗中对继承单于权位的争夺。北匈奴呼延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开始南下劫掠大汉边寨,充实自己的物质积蓄,美化自己在蒲奴单于面前的形象。

公元64年,汉明帝37岁,正当壮年。看着边疆快报像雪片一样飘然而至,字里行间到处都是兵败城失,人亡村毁,一张比一张让人揪心,他忍无可忍,早朝时抓起龙胆拍得梆梆响:“朕就是不明白前朝司马迁的考证,匈奴与汉人怎么会同宗同源呢?怎么会都是大禹的后代呢?他们杀人放火,惨绝人寰,连朕刚刚建成的西域都护府也敢烧,分明眼中没有朕了!西域五十余诸国怎么到了关键时候纷纷倒戈降匈奴呢?朕想不通了,朕的三万里长城怎么就阻挡不住北匈奴的马蹄呢?嗜!朕的半壁江山哪……朕不能再等了!不能再忍了!诏令筹集大军开拔西域,跨过玉门关、阳关,驱赶北匈奴,讨回大汉人口财物。驱赶北匈奴,杀!杀!杀!一直要把他们杀到天边!让朕永远听不到他们的动静!永远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这天夜里,汉明帝尽管喝了太医熬制的草药,有了困意,然而刚刚得知那个叛逃北匈奴的蔡广利还活着,就有些心烦。他知道,三哥刘英一定有些事情瞒着自己,一定是刘皖将某些情况单独给刘英写了密信。这些,都是他派去的司徒傅毅无法控制的。他唯有一个信念,就是盼着傅毅尽快回到洛阳,当面向他述职,向他把事情讲清楚。汉明帝胡思乱想着,翻个身,睡着了。

汉明帝恍恍惚惚地进入了梦境,忽然感到寝宫异香满室,红光如昼,他看见一个身高丈八的金人,金光闪烁地站在面前。金人相貌庄严,头顶放射出一圈金色光芒,耀人眼目。

汉明帝急忙起身,问道:“请问……朕到了哪里?”

金人微闭眼睛,一脸慈祥,并未作答。汉明帝慢慢掀开被角,看看四周:“这里……是朕的寝宫啊,那么请问……对面之人神光灵现……是神仙吗?”

金人还不作答,微闭眼睛,似乎没有听到汉明帝说话。汉明帝分明看到,对面的金人并非站在地面,而是悬空站立。汉明帝坐在床边温和地问道:“请问……神仙……是哪一位?”

对面的金人微闭眼睛,仍不说话。汉明帝下床向前走了一步又问:“请问神仙是谁?为何要主动前来?是有什么大事要警示于朕吗?恳请神仙明示。”

金人微闭眼睛,悬浮半空,仍旧没有回答。汉明帝知道此人定是神仙,赶紧换了话题又问:“敢问神仙来自何方仙境?”

金人依旧未答,慢慢转身飞出宫殿,直奔西方天空飘逸而去。汉明帝急了,喊道:“神仙留步!神仙留步啊!朕什么也没有明白呀——”

汉明帝从梦中惊醒,看看寝宫周围,空无一人。他叫来内侍将寝宫的油灯全部点亮,又垫高了枕头,就这样又躺下了,似睡非睡,开始不停地揣摩着刚才的梦境,对神仙的光临百思不得其解,更不知吉凶,心里非常害怕。

第二天早朝,汉明帝在皇宫大殿匆匆发布了重赏西征大军的诏令。中常侍读到:“……诏令加封刘皖为镇西王,大飨西征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钦此。”

中常侍是朝廷的官名,从秦朝就开始设置,西汉时期继续沿用,虽是虚职,却因常常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左右,担任传达诏命等事而权力颇大。中常侍员额无定,多可达数十人。东汉时期,朝廷改用宦官担任中常侍,俸禄为两千石。后来到了东汉末期曹魏时期罢除了中常侍的官名,改设散骑常侍,改用士人任职。

汉明帝身边的这个中常侍张明远即为一名太监,因为姓张,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张宦官。

然后,就在大家刚刚绽放笑容的时候,汉明帝又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汉明帝说:“昨夜,朕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身高丈八的金人,金光闪闪地站在朕的面前,金人相貌庄严,头顶放射出一圈金色光芒,耀人眼目,未及朕与金人说话,金人飞行殿庭,向西而去。诸位评述一下,此梦何解?是凶还是吉?”

大臣们十分迷惑,纷纷交头接耳。校尉窦林说:“现实生活中没有听说过啊。”病怏怏的太尉赵熹咳嗽了一声说:“这个梦境……《周公解梦》中也没有记载

呀。”

汉明帝有些失望地说：“你们当中不乏有识之士，都说一说，这是个什么梦呢？”

还是没人敢主动站出来为汉明帝解梦。无奈，汉明帝只好亲自点将：“司空冯鲂，你在民间听到的传说比较多，你来说说此梦的吉凶。”

司空冯鲂说：“臣从未听说有此传说，不敢擅言圣上的梦境。”

汉明帝又问：“东平王，你说说。”

东平王是汉明帝一奶同胞的弟弟，也是东汉朝廷唯一获准居住在京城的亲王。东平王刘苍出列说：“臣……一时说不清楚。不过，臣曾经闻听司徒傅毅说过此事，他听说西方有种教义，信徒众多，信徒们供奉的画像就是皇上说的这个样子，项上白光，耀人眼目。傅毅讲述此事的时候，郎中霍礼也在场。”

汉明帝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哦，朕还问对了，你们真的知道。画像？这个可跟西域战事有关系吗？把郎中霍礼叫进来，让他也说说。”

皇宫议事大殿外边，几名太监四处寻找：“郎中，郎中，皇上宣你进殿呢。”

郎中霍礼抱着几卷竹简正在房檐下走着，吃惊地问：“宣我？”

皇宫议事大殿，郎中霍礼快步走进来跪下，结结巴巴地说：“禀皇上，画像跟西域战事……应当没有关系，只是西方的教义而已，画像上的神明名叫做佛，就是西方的神明，比司徒傅大人他们去跟呼延王打仗的西域还要远得多。皇上不必多虑。”

汉明帝疑惑道：“西方的神明……比西域还远，为什么要托梦给朕呢？会不会是想让朕也信他们的教义呢？”

楚王刘英扶了一下受伤的手臂，不屑地说：“启禀皇上，汉军在西域大获全胜，收复了失地，稳定了西域平安，威震四方。臣以为我大汉文化博大精深，大可不必信奉什么西方蛮夷的邪教。”

汉明帝可不愿意别人瞧不起他神奇的梦境，说：“大汉乃大地的中心，朕乃大汉的皇帝。既然西方神明托梦给朕，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起码，朕应当派人前往西方，了解西方民众的信仰，可以让他们更坚决地臣服于大汉。”

大臣们齐声迎奉：“皇上英明。”

楚王刘英皱起了眉头，懒得再说话。他不反对弟弟刘庄利用神灵迷信愚弄民众，如果他刘英做了皇帝，也会这样操作。但是，他十分厌恶刘庄捕风捉影，拿鸡



毛当令箭，屁大的事情也拿到早朝上来研究，有什么意思呢？

汉明帝说：“平时，朕亲耕籍田，还要告祈先农，希望农事丰收。京师冬天无雪，春天不暖和，各位大臣还要积储祷告，期盼有场及时雨，好让麦田润泽。朕以为，即便西方神灵，只要愿意帮助大汉，大汉多一位神灵庇佑百姓有何不可？朕就派遣郎中霍礼带上随从，明日即可动身，奉旨西行，前往西方寻找一张画像回来，让朕瞧瞧他们的神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启禀皇上，不必远行，据臣所知，前朝都城长安就有百姓悬挂这种画像。”霍礼说。

汉明帝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命霍礼为钦差，奉旨前往长安，寻访百姓，明日动身。”

突然，天暗了下来，越来越黑，大殿外传来士卒的喧哗声，满朝大臣十分恐惧，汉明帝不由得大声责问：“殿外怎么回事？东平王，你去看看。”

东平王刘苍来到殿外，发现南方天空的太阳被乌云遮挡，只剩下了一半，而且还在逐渐缩小。东平王刘苍回到大殿之中：“禀报皇上，外边发生了日食，太阳被天狗吃去了一半，所以天空才会黑暗。”

“天狗？是吗？”大臣们听了，纷纷跑到庭院观看日食。汉明帝也十分好奇，小心翼翼地来到庭院观看。残剩的淡淡阳光渐渐地从汉明帝身上消失了，汉明帝仿佛站到了夜幕之中。满脸愁云的汉明帝转过身来，慢吞吞地回到了大殿。张宦官催促太监们：“还不快快掌灯。”

太监们点亮了殿中的蜡烛，昏暗的烛光下，汉明帝陷入沉思：今年京师及郡国发生七次大水，黄河泛滥，这些，难道都是上天在暗示什么吗？后汉刚刚延续了两代，难道就要遭受天怒人怨不成？这些连续的天灾都与西方神灵有关，西方神灵一定前来告知朕什么，现在，只是还不了解西方神灵究竟要告知朕什么。

半个时辰之后，天空渐渐放亮了，大臣们陆陆续续返回了大殿，然而，汉明帝心中的阴影并没有散去。东平王说：“启禀皇上，上月二十四日，有彗星出现于天船星北，今日又有日月迫近相食，这是不祥的征兆啊。”

汉明帝命令：“诸位爱卿全部回家斋戒，三日后起身，伴朕前往先帝光武祠进行祭奠祷告，祈求祖先神明保佑。”

汉明帝命令张宦官立刻起草诏令，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天下。诏令说：“朕亲自耕籍田中，以祈农事，期望农业丰收。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貽人怨，上动三